

元坤◎编著

文艺复兴 那些年

“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——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。”

——恩格斯

五百年前，那串被压抑千年的沉重巨雷，
刺痛了罗马，唤醒了欧洲，响彻全球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文艺复兴 那些年

元坤◎编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艺复兴那些年 / 元坤编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5104-1547-0

I. ①文… II. ①元… III. ①文艺复兴—文化史—欧洲 IV. ①K5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0666号

文艺复兴那些年

作 者: 元坤

责任编辑: 陈海燕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龙兴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×1092 1/16

字数: 170千字 印张: 14.75

版次: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547-0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前 言

13世纪末期，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，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进行一场复古运动，这场运动就是文艺复兴。

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第一次掀起的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狂飙，它以摧枯拉朽之势震撼了整个欧洲，加速着封建制度的瓦解。资本主义的曙光，照耀着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哲学世界观的新生。人文主义者大声疾呼，在复兴古典文化科学的口号下，“借用它们的名字、战斗口号和衣服，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”。他们打破中世纪神学的桎梏，从神学中解放了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史学、政治学和自然科学，在这一广阔的领域中开展了一场新思想新文化运动。从此，一个个大国诞生了，一个强大的欧洲出现了。

文艺复兴在文学、哲学、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成就是辉煌而丰硕的，它展示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。文艺复兴是一场光彩夺目、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盛宴，这场盛宴在以后传到了西欧各国，给欧洲带来了科学和艺术的革命，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。

在文艺复兴的盛宴中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引人注目，这里是艺术之都、文艺圣地，诞生和培养了许多伟大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先锋人物。他们有的以无法超越的文学作品屹立于世；有的以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名扬天下；有的用先锋的哲学思想改变社会；有的用



先进的科学迎接崭新的时代。

文艺复兴是一个花儿盛开的季节，有唯物主义之花，有空想社会主义之花，有音乐和歌剧之花，也有天文、医学、物理之花，更有绘画、雕塑之花。每一朵鲜花都开得那样的耀眼，正是它们的光芒，照亮了黑暗的欧洲。

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是人类从没经历过的最伟大、最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。

但丁的《神曲》唱响了文艺复兴的赞歌，在但丁之后的几百年中，人文主义开路，文学、艺术、自然科学之花开遍了欧洲大地，古典文化复兴轰轰烈烈地进行，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随之而来。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

那时的欧洲很黑暗

1. 无数的国王，教皇最大 / 2
2. 多么荒谬的逻辑 / 6
3. 古老的欧洲人也很穷 / 11
4. 对黑暗的挑战开始了 / 15
5. 真正的火种点燃了。 / 21

第二章

古老的欧洲出现过文明

1. 这里有过苏格拉底 / 30
2. 这里曾出现过“理想国” / 35
3. 一场哲学的战争 / 40
4. 古典哲学重获新生 / 46
5. 道流观也应该是新的 / 51



第三章

人不再是神的奴仆

- 1.划时代的“神曲”——但丁 / 58
- 2.他的名字你可能不熟——波特拉克 / 63
- 3.伟大的薄伽丘 / 68
- 4.这部小说很伟大——拉伯雷《巨人传》 / 74
- 5.有一个组织叫七星诗社 / 79
- 6.有一部书叫《随笔集》 / 83
- 7.一部伟大作品出版了——塞万提斯的《堂吉珂德》 / 86
- 8.一个伟大人物出场了——莎士比亚 / 92

第四章

这才是真正的绘画

- 1.以前画画，是不能署名的 / 98
- 2.他是第一个拓荒者——乔托 / 102
- 3.艺术是需要勇气的——欧洲美术的奠基人 / 107
- 4.他不仅仅是一位画家——达·芬奇 / 112
- 5.市民英雄的创造者——米开朗基罗 / 117
- 6.他让女人喜爱——拉斐尔 / 122
- 7.他的色彩让人惊呼——提香 / 127
- 8.最后一位画家——丁托列托 / 132

第五章

花儿盛开的季节

1. 树与椅子的关系——布鲁诺 / 140
2. 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——培根 / 145
3. 这个人的作用不一般——布鲁尼 / 150
4. 他的名字你知道——马基雅维利 / 155
5. 他死的是那样惨——莫尔“乌托邦” / 160
6. 一部流行的手抄本——康帕内拉《太阳城》 / 165

第六章

花圃里不应少的两朵鲜花

1. 初级的音乐是通俗 / 172
2. 歌剧是这样诞生的 / 176
3. 学校教育不再培训僧侣 / 181
4. 真正的大学问世了 / 186

第七章

又一朵鲜花终于盛开了

1. 一个伟大的创举——哥白尼“日心说” / 192
2.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他——布鲁诺 / 196
3. 地球还在转动——伽利略 / 202
4. 这个人的名字好熟悉——笛卡尔 / 208
5. 血液不可能通过中膜——解剖尸体 / 213
6. 不听我的，就烧死你——塞尔维特 / 219
7. 人们都要感谢他——威廉·哈维 / 223

第一章

那时的欧洲很黑暗

- 1.无数的国王，教皇最大
- 2.多么荒谬的逻辑
- 3.古老的欧洲人也很穷
- 4.对黑暗的挑战开始了
- 5.真正的火种点燃了



1.无数的国王，教皇最大

文艺复兴之前，欧洲受到教会的黑暗统治，那段时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世纪。公元476年，貌似极为强盛的西罗马帝国，被从森林中走出的日耳曼野蛮部落彻底摧毁。

野蛮取得了胜利，他们建立的国家比较落后，采用的是落后的封土建国制度。西欧的社会在一夜之间回到了原始状态，欧洲历史上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开始了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出现才结束。

日耳曼人从罗马一系列的文明中只选择了基督教。在昔日的罗马土地上生活了不久，日耳曼各国的统治者就都皈依了基督教。756年，法兰克宫相丕平赠给基督教教皇大片土地，本是无家可归的教皇，建立了教皇国，而且一直存在了1100多年。咸鱼翻身的教皇与日耳曼政权的恩怨也贯穿了整个中世纪。

纵观中世纪，可以说几乎没有像样的思想家和政治著作，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，因为基督教排斥一切世俗的学问。

基督教坐上国教的地位之后，就开始排斥不符合自己胃口的古典文化。那些将自己视为无所不能的神学家们称亚里士多德、西塞罗等人的思想是异教文化，古典著作在那时遭到了抛弃和毁灭。

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没有民主的存在，而日耳曼人却将部落大会这种原始的民主传统带进了西欧，并在后来的历史中演变成为民众

大会或贵族会议。日耳曼人也有法治的传统，王权受法律的约束。

5~10世纪的西欧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可算是唯一受过教育的人。教育总能给人带来智慧，政治学、哲学、法学等很快就被纳入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。神学狡猾地统治了社会上的一切，中世纪时期的政治思想只能用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日耳曼人战胜之后，一直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组建一个官僚系统来控制国家，基督教趁机钻空，取得了对世俗国家的掌控权，成为一切的权威。而基督教文化也成了中世纪人们唯一的精神支柱。教权和王权成为中世纪的两个权力体系。

最初，教会只是想让教徒摆脱封建王室的统治，而11~13世纪“教皇革命”却让教皇获得了各国教会的最高管辖权。革命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观念，那就是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领，王权时代随之结束。

教权和王权从那以后就有了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范围。国王只是世俗的统治者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正义，保证人民的幸福；教会则负责信徒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，让教徒得到天堂的幸福。而这两种权力都有无限膨胀的本性，这就使得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争斗贯穿了长达10个世纪的中世纪。

教皇尼古拉一世最早提出了教权至上的理论，反对和禁止国家干预教会的事务，并伪造历代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抄本为自己的权力辩护，以“君士坦丁堡的赠礼”作为说辞，确定了教皇在西方社会上享有最高世俗权力的法律依据。

历代教皇都将这个自欺欺人的“君士坦丁堡的赠礼”视为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有利凭证。君士坦丁大帝生活在4世纪，而他怎么可能用8世纪的拉丁文字书写文件呢？一位意大利天才历史学家瓦拉揭



开了君士坦丁堡赠礼的虚假面具。

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社会中教权与王权相互分离、独立、平衡，这是一种独特的二元化政治结构模式。教会确定了自己规定、解释和宣讲教义的权力、主持信徒宗教生活的圣职权等纯粹的宗教事务，教会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教会法、教会法庭、教士和教皇的自由选举制度等自治权力。这样，教会就成为了世俗国家中的国中之国，确切地说应该是国上之国。

11世纪末期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，作出了一件象征其权力至上的事情，他将德意志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开除教籍，废黜他的皇位，逼迫他屈服。格里高利七世说，教会永远是对的，不会犯任何错误，掌管教会的教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、神圣的，教皇能审判任何人，但却不受任何人的审判，教皇可以废黜违抗教会命令的君主。他更说，教皇是太阳，而皇帝只能算是月亮，要接受太阳的光芒，皇帝的权力是教皇的赏赐。这就是中世纪的“日月论”。

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，教皇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了极点。他自称是“万王之王”、“万主之主”，大肆插手各国事务，将各国掌控在自己手下。

教皇如此猖狂，国王肯定不会就这样甘心任人鱼肉。教皇猖狂之时，也就是教权和王权激战之日。基督教走向极盛之后，定会出现衰落，况且人们还证明了“君士坦丁堡赠礼”的虚假性。基督教统治欧洲千年之久，统治地位、拥有的特权以及等级制度等都凌驾于世俗社会。教会的残忍，教会制度的苛刻，让受压迫的人们开始反抗。

为了让自己不走向衰落，神学家托马斯·阿奎吸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后提出，世俗社会服从的是上帝的安排，限制和废黜暴君是教会的权力，教皇是上帝和上帝在尘世的代表。如果是真刀实枪的

战争，基督教可谓是拼出了吃奶的力气。

然而，即便是这样的辩护，也不能改变教会本身的宿命。被视为“异端运动”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，要求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。异端运动愈演愈烈，终于引发了15~16世纪的宗教革命，教会终于四分五裂。

事实上，真正受到批判的不应是教会，而应该是教会制度。在今天，基督教仍然存在，但如今的欧洲却没有过中世纪的生活。教会的制度是导致中世纪王权丧失、社会黑暗、人民苦难的根源，而教会的存在本身是没有任何错误的，因为人们拥有自己的信仰是没错的。

毁灭和打击一个教会是很简单的，只要有足够的兵力，相信教会在一夜之间就能化为乌有。然而，教会制度却是植根于人的思想之中的，是兵力战争所不能毁灭的，只能用另外一种思想将其从大脑中赶走，因此，欧洲的有识之士准备从社会的思想文化着手，欧洲不能再过只有基督教文化的生活。

12、13世纪的时候，那些经商的意大利人已经富裕起来，他们为自己的后代着想，创办私人文化机构，传授后代善辩的知识和技巧。那时，私人兴办文化机构就演变成为一种社会热潮。

就这样，人文主义的开创者弗朗西斯·彼特拉克出现了，他从旧纸堆中找出古希腊、罗马的文化传统，对教会神学，展开批判。

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，人文主义者相继出现，文艺复兴运动渐渐发展起来。人文主义者视理性、个人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为人类永恒的本性，并用他们来反对教会神学的神性、封建等级桎梏以及教会的禁欲主义。教会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战争与争斗之后，王权逐渐恢复到原本的面目。



2. 多么荒谬的逻辑

中世纪的基督教以上帝为中心，主张人们应摒弃理性，不追求知识，用对上帝的信仰代替理性，主张“知识是信仰的奴仆”，认为理性应该绝对服从信仰。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荒唐的理论，但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，让他们惟命是从，宣扬理性应绝对服从于信仰。

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，他的教育思想以其神学的哲学观念为理论基础。他认为，世间本一无所有，已经存在的万事万物都是后来创造出来的，世界上的所有变化都是上帝的安排，任何时候都由上帝的意志统治，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。

因此，奥古斯丁作出总结：上帝是全知全能的，是至真、至善和至美综合体及本体。对上帝的认识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通过上帝创造出来的有形的客观事物，认识他是真善美的本体；另一种是通过内省，也就是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辨别、观察和思考，这种内在的意识，在本质上就是信仰。

奥古斯丁认为认识与信仰是相互联系的，但相比之下，他觉得信仰比认识更重要，信仰是认识的目的，认识是信仰的手段。那么，既然对万物的认识可以导向人



奥古斯丁

们对上帝的认识，奥古斯丁认为世俗知识对基督教徒的信仰不仅无害，而且有利，很有必要进行世俗知识的传授。在这一点上，奥古斯丁比当时的许多基督教神学家有更为明显的进步意义。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，信仰高于知识和理性，知识的传授应该服从于信仰，为信仰服务。

人的灵魂有知、情、意三种功能，其中知（即认识）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活动。人的认识活动有三种形式，分别是感觉、记忆和理性。

人们通过感官感知事物，获得事物的影像，用记忆来加以储藏。不管是感觉还是记忆，都要听从理性的支配，因为只有通过理性的加工，感觉才能让人们真正地认识事物。按合理的逻辑来说，人的认识中，理性应是高于一切的。

奥古斯丁说，上帝在创造世间万物的同时，也创造了人和人的灵魂，人灵魂中的理性并不是完善的，而是有缺陷性和局限性的，仅靠理性进行认识，是不能达到最高目标的，因为人认识的最高目标就是真理，而真理是上帝。要达到真理，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信仰。只有透过信仰，人们才能获得一种神秘的直觉，才能体验到上帝的启示，获得真理。与此相关的是，奥古斯丁认为知识、真理都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，在造人的时候就将它们植在了人们的心中。

当时的神学家持这样的态度，无非就是要借此提高基督教的地位，理性服从了信仰，人们就服从了教会思想，从思想上掌控人们比身体上更为有效。他们的目的一达到，基督教的教徒就遍布天下了。

文艺复兴开始之后，出现了与理性必须服从信仰相反的人文主义宗教观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将理性和信仰放在平等的



位置，主张理性与信仰的融合，但最终他们还是提出，理性高于信仰，应该以理性来重整人类的道德。

首先对理性服从信仰提出质疑的是彼特拉克。他的观点是，古典文化是智慧的、理性的，应该也能与以信仰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融合。有这种观点的产生，是因为彼特拉克既是一位古典文化的推崇者，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理性和信仰的问题上，彼特拉克有新的、进步的认识。

在彼特拉克看来，基督教和古典文化中有相同点，它们的智慧和无知、灵魂和肉体、彼岸与现世、天国与人间是以矛盾的形式存在的。正因为有共同点，它们才是可以相融合。

而实际上，并不是这样。古典文化中那些矛盾没有发展成为直接对立的状态，仅在量上有差别；基督教的那些矛盾是已经发展为对立状态，以水火不容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。当时的彼特拉克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但他的观点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巨大。

薄伽丘发展了彼特拉克的观点，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，不管哪种宗教，都是将神和上帝奉为自己的信仰，将他们视为精神的寄托者。他让人改信其他的宗教并没有改变和违背宗教信仰的根本原则，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变化。

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是既追求理性，又试图坚持信仰，因此引发的对人生的苦难体味和内心分析，让他们力图将人的哲学与基督教的启示融合起来。

人类的思想总在进步。薄伽丘之后，人文主义者瓦拉写成著作《论僧侣的誓言》，主要是对僧侣“顺从”、“守贫”、“禁欲”三条守则的否定和批判，还指出僧侣并不比别人优秀，也对在认识神的问题上应该有什么观点提出了质疑。

对神提出明显质疑的是普拉，他写过大量有关政治、宗教、伦理等方面的文章。文中他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教皇，但却对基督教的教义提出了质疑，大胆地提出“神是否存在”的疑问。为此，他被监禁了。接受审讯时，他说质疑神是否存在，并不等于怀疑神，展示出一种异教徒的气质。

比普拉观点更为明确的是乔凡尼·庞达诺。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，也是人文主义团体那不勒斯学园的一位中心人物。庞达诺认为对神的虔诚，不一定要在繁琐的宗教仪式上，而应该表现在高尚的行为上，人能让上帝感动的是真诚、崇尚的行为和高尚的愿望。

在他的著作中，《哈隆》具有特殊的意义，不仅揭露僧侣的丑恶和虚伪，蔑视了经院哲学，还提出现世生活比来世生活更为重要。《哈隆》表现了对理性的崇尚和对信仰的冷漠，在当时整个意大利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庞达诺又一次引起人们对理性和信仰的思考。

对理性和信仰表达更现实和理智的是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。马基雅维利对宗教的态度比较淡漠，他认为宗教成为美的灌输工具不是不可以，前提是要能起到好的作用，能有利于国家，而宗教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决定性的问题。圭恰迪尼对宗教更是漠然，因为他将宗教看成是一种迷信，认为神学家所说的那些超自然的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，如果人们过分地相信它们，势必会对社会造成危害。他对信仰的定义是对那些非理性的现象的肯定，因此，他明确地提出，理性应该在信仰之上。他说，信仰上帝的人都是糊涂的人，而理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。这说明圭恰迪尼已经开始怀疑上帝的地位了。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在理性